

乌里·阿兰在赛迪 HQ 画廊的展览“零点万物”中, 融合多种媒介和主题, 呈现了一个动态的交汇场域。线绘、绘画、雕塑、拼贴、移动影像和摄影相互碰撞, 又相互消退, 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图案轨迹。然而, 阿兰实践的核心媒介亦可说是展览本身, 其情感场域类似于页面。阿兰所做的决定类似诗歌的节奏、语法、韵律和语调。空间中物理存在的点, 就像页面上文字的结构安排。诗歌是语言的溢出。它是一种不能被简化为信息的语言, 有能力颠覆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形式, 否则这些观念和形式将受主导立场和价值观的控制。

于阿兰而言, 艺术可能产生的那种知识, 常被引用为其价值的核心宗旨, 不仅存在于单一物件或艺术品本身, 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产生话语、情感和社会动力, 从而促成主观反应。“La-Z-Boy”扶手椅、鱼食罐头、花纹瓷器、蕾丝蝴蝶结、花卉印花家具, 每个组件都可能蕴含一系列植根于其功能或历史/文化背景的现成价值和假设, 但这些价值, 无论其推论如何, 都可通过对形式和排列的微妙操纵而被颠覆和重新编码。阿兰将观众折叠至关系领域, 将他们纳入自己的知识生产过程; 他们与作品的接近感和关系变得和艺术家一样错误、紧绷、无限、矛盾、渐变和慈悲。这种故意将展览术语复杂化的做法, 并不是为了以一种批判性的距离感来疏远观众。这种姿态内含真诚和脆弱, 唤起并激活了共同的和个人的基本情感, 而不是揭示任何具体的真理。

阿兰的实践与语言的构建和表达有着密切的关系, 追求诗意的情感表达。正如罗兰·巴特在《零度写作》(Writing Degree Zero, 1953) 中所言, 所有文本都要求读者和作者在交流中拥有同等的权益, 认为“文本的写作方式”与产生的知识类型和“文本所说的内容”同样重要。试图保持中立或“零度”风格的文本仍是其形式的产物。与文字一样, 在阿兰的展览中, 媒介的融合也不存在“零度”。所有关系都有所权重, 正是在它们的组织、戏剧性和语境分期中, 才能激发观众的直观阅读。在“零点万物”中, 阿兰呈现了一种体验, 这种体验涉及的是情感而非影响, 是情绪而非推演, 是思想的结合而非权威观念的连接。

艺术家对一份清单、一封信、一篇儿童故事、一本相册或一个家庭房间进行了标点和注释。一首诗让位于一种新的意义和共识, 即在它形成的非常时刻和环境下创造了一个新世界。诗, 与“零点万物”一样, 减缓了语言的解释功能, 反之又为意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。意义归属是一项共同的事业, 一个产生共同基础的场所。

乌里·阿兰(美国人, 1977 年出生于耶路撒冷)生活和工作在纽约。他在纽约库珀联盟(2003)和耶路撒冷贝扎勒学院(2004)学习设计, 并于 2007 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视觉艺术硕士学位。他的作品在国际多次展出, 个展包括: “以这只狗为例”, 道格拉斯·海德画廊, 都柏林(2023); “橙子 vs 他们”, 赛迪 HQ 画廊, 伦敦(2021); “如此这般的房客”, 赛迪 HQ 画廊, 伦敦(2019); “老鼠”, Koelnischer Kunstverein, 科隆(2016); “以及这里, 这里, 和这里”, 苏黎世美术馆, 苏黎世(2013)。群展包括: “刀锋记忆 II”, Dortmund Kunstverein(2022); “世界”, 2022 年弗罗茨瓦夫绘画三年展, 弗罗茨瓦夫当代博物馆(2022); “从现在开始的 100 幅画”, 纽约绘画中心, 纽约(2020); “平台: 委任作品与收藏品”, 沃克艺术中心, 明尼阿波利斯(2019); “注释读本”, 水果市场画廊, 爱丁堡(2019); “99 美分或更少”, 底特律当代艺术博物馆, 底特律(2017); “问墙本身”, 沃克艺术中心, 明尼阿波利斯(2016); “带我走(我是你的)”, 犹太博物馆, 纽约(2016); 以及 2014 年惠特尼双年展, 惠特尼美术馆, 纽约。

如需详细信息, 请联系画廊+44 (0)20 7493 8611 或 [press@sadiecoles.com](mailto:press@sadiecoles.com)

